

# 鄧小平的偉業：國家歸來

文揚

8月22日是鄧小平110周年誕辰，中國各地都在舉行活動隆重紀念。

紀念鄧小平，雖是官方意圖，卻也合乎民心，畢竟，他所推動的改革開放惠及了無數人，他所開啓的“鄧小平道路”今天的中國還在走。

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以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身份推動改革並開啓新的道路，毫無疑問是有着重大歷史意義的。無論是從結束文革、解放思想、改變黨的路線這些基本的方面講，還是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對外開放這些重大領域來看，的確值得大書特書，因為都屬於根本性的轉變和重建，都帶有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于將傾的性質。

當時的政治詞彙叫做“撥亂反正”、“百廢待興”，以鄧小平為領袖，全中國從上到下有着空前一致的共識：中國之亂不能再繼續，必須走上正途；中國之廢不能再繼續，必須全面振興。

而國家之所以亂，之所以廢，在當時那個歷史時期，就是因為文革。所以，歸根結底，鄧小平的所作所為，就是將國家從文革這一團毀滅性的烈火中拯救了出來，讓中國重新成爲了真正的國家。

中國是個國家，今日中國是個現代國家，對於這一點，今天的中國人恐怕有些太過於想當然了。的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即使多次被異族征服，但仍能經由文化的同化，重新成爲一個統一國家。近代以來，外患加內亂，幾乎“國將不國”，淪爲了“所有國家的殖民地”（孫中山語），但最終還是通過衛國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重建了國家。

國家一貫的強大、悠久的歷史且“其命維新”，讓中國人的集體意識當中有個誤區，一個根深蒂固的想當然，從不會想到國家有可能會被其他非國家的力量所摧毀、所壓垮。連兇猛的外族入侵都不能得逞，內部還會有什么力量能與

國家一爭高下？

然而，若更深入地瞭解歷史，就會發現國家從來不是個天然的存在。即使在中國歷史上，中央國家得以建立並維持統一疆域的時間，也不足全部歷史長度的一半。而在整個世界範圍內考察，國家取得主導地位的時期就更加少得可



憐，即使在現代，在那些名義上的主權國家內，社會高於國家、私權大於公權的情況仍處處可見。

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說：“中央國家的力量，正好與家族團體的力量成反比，即使在現代國家獲得建立之後，各種形式的部落制仍是預設的政治組織。”

家族團體，或稱氏族、宗室，作爲一種政治組織，就是國家的對立面。“一切政治形態都可歸納爲兩種基本方式……第一種方式以人身、以純人身關係爲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爲社會。這種組織的基本單位是氏族……它在古代社會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臘人和羅馬人當中，直至

文明發展以後，這種組織依然存在。第二種方式以地域和財產爲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爲國家。這種組織的基礎或基本單位是用界碑劃定範圍的鄉或區及其所轄之財產，政治社會即由此而產生……希臘人和羅馬人在進入文明以後，竭心盡智才創建了鄉和市區；由此而創立了第二個偉

大的政治方式，這一方式在文明民族中一直保持到今天。”美國人類學家路易斯·摩爾根在其名著《古代社會》中如是說。

在世界歷史上，包括早在秦朝就已開創出“第二個偉大的政治方式”的中國，氏族與國家之間的龍爭虎鬥，始終未有窮期，時而國家戰勝了氏族，時而氏族戰勝了國家。

由於並不存在第三種政治方式，所以，就像是陰與陽的相生相對，替代國家者，無論名義上是什么，本質上就是氏族政治方式。

如此看來，究其本質，文革也就是氏族再次戰勝了國家，而且不是以分裂和割據的形式，卻

是以最具毀滅性的全面凌駕的形式，壓倒了國家。

至於毛澤東爲什麼要親手摧毀自己親手打造的國家機器，在中國重新實行氏族化的“部落制”統治形式？此間需要另文討論。僅就鄧小平的功績而言，可以說，他始終是一個堅定的國家主義者；在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創建和建設國家時，他是其戰友和助手，而當毛澤東發動文革摧毀國家機器、轉而實踐氏族政治方式時，他就成了被打倒的對立面。

最後，當他終於有了主政的機會，就毫不猶豫地開始“撥亂反正”，重新啓用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國家主義者”同黨，在“百廢待興”的中國大地上重建國家。

這正是他的偉大之處，也是中華民族的幸運之處。如果他不是以巨人之力讓中國重回國家的軌道，如果他直接繼承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在掌權之後將中國又變成“鄧氏部落”，今日中國將是什麼狀況、何種面貌？難以設想。

客觀而言，若在整個世界文明史上考察，氏族與國家兩種政治方式孰優孰劣，尚無定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教權，不過就是神化的氏族政治，而西方社會那些巨大的私人資本權力，也可以視爲金融化的氏族政治；這些宗教氏族或金融氏族都可以與國家和平共處，共同發展，但同時也可以凌駕於國家之上，將國家當作工具。

但中國完全不同。中國最早建立起了現代國家的政治制度，又具有悠久的強大國家傳統，除了分裂割據時期，國家始終是主體，氏族從未真正超越過國家。所以，國家歸來，從傾覆的危險中歸來，每每都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奏。

越是看到國家傾覆之危險，明白國家歸來之意義，越能理解鄧小平之功績。

謹以此文紀念鄧小平110周年誕辰。

文揚 2014年8月18日

## 美國：我所感受到的種族歧視

旅美學界徐開彬

8月初發生在密蘇里州的弗格森騷亂中，美國動用國民衛隊（軍隊），實施宵禁，並逮捕了100多人。對於在美國生活了十來年的我來說，一點都不意外，這是美國黑人借這一事件，表達他們對長期遭受白人歧視與壓迫的不滿。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覺得它來的太遲了。如果美國黑人的境遇這樣持續下去，將來肯定會發生更大的騷亂。

我來美國之前，在國內是學英語語言文學的。對美國的所謂瞭解，記憶最深的是一本由北京外國語大學某資深教授編寫的英文版《美國社會與文化》，該書中的美國，自由、民主、繁榮、富強、平等，等等等等，令人神往。其中將美國描述爲“熔爐”（melting pot，形容各種族融入“美國夢”）的比喻，我至今印象深刻。這也是我向往留學美國的原因之一。

可是，當我在2003年8月初踏入美國洛杉磯國際機場的剎那，我心中的“美國夢”就開始逐步成爲一場虛幻的夢。在機場等候轉機的候機室裏，出於專業的敏銳，我開始觀察周圍的人群，特別是黑人羣體、白人群體。我所看到的，是一幫幫三五成群的白人，然後是少許的黑人、亞裔、拉美裔，根本沒有白人和黑人在一起結伴的小羣體。這哪裏是“熔爐”呢？

在阿拉巴馬大學傳播與信息學院傳播學系入學後，我的碩士導師剛好是一位著名的黑人女權主義傳播學教授 Marsha Houston（系上唯一的一名黑人教授，現已退休）。同時，班上也有幾個黑人同學。從這位黑人女教授和黑人同學那里，我才知道美國黑人的處境及他們對美國資本主義不平等體制及對白人的深刻不滿。

在科羅拉多大學傳播學系讀博士期間，我驚奇地發現，在系上50來名碩士生、博士生中，沒有一位黑人同學，後來才知道中西部地區種族歧視更嚴重，所以黑人學生都怕去。因爲黑人很少，所以種族歧視的對象就轉向亞裔及拉美裔。

有幾件親身經歷的事情讓我至今記憶猶新。2008年初學校新聞系學生主辦的校報 Campus Press 里，居然公開發表白人學生對亞裔及美國亞裔種族歧視的文章“如果這是亞洲人想要的戰爭”（“If it's war the Asians want...”），引發亞裔學生的抗議及媒體的關注，也讓我對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深有體會，也深爲反感。還有在一次課堂上涉及到種族問題，一位印第安人學生抱怨印第安人的處境：“這是我們的土地，但現在我們的人口只佔總人口的1%了。”結果白人教授和其他白人學生當即怔住了，沉默之後，白人教授馬上轉向其他話題。2008年春季 CNN 節目主持人 Jack Cafferty 在電視節目中辱罵中國人爲“暴徒和惡棍”（“goons and thugs”），以及2013年 ABC 節目播出主持人 Jimmy Kimmel 主持的節目中兒童說出“殺光中國人”的話，深刻地反映了白人們傲慢無知的種族主義優越感。

我博士畢業後到費城一所大學教書。初到費城，中國學生帶我找房子的時候，發現北邊半個費城是近百萬黑人聚居地（黑人佔費城總人口50%），其社區之破敗，令我們感嘆如同到了非洲。由於所在大學位於費城北邊，所以我對周邊黑人社區的貧困、臟亂耳聞目睹。黑人往往從

事低薪工作，比如我學校每棟教學樓守門的門衛、清潔工全都是黑人，而教授則基本是白人，學生也絕大多數是白人，形成了鮮明對比。我所教過的黑人學生，當他們知道我同情黑人後，課後也向我訴說白人對黑人的壓迫和歧視。還有一位黑人女生，由於期末我們一般會讓學生上講臺講述他們的研究報告，而她卻來告訴我她不能做報告，臉部腫的很厲害連說話都不方便（面部腫的很明顯）。我問爲什麼不去看醫生，她說沒有醫療保險看病太貴。這令我感慨不已，在這個所謂最富有的超級大國，這就是黑人們的遭遇。

可以說，正是在費城的所看所想，讓我對美國黑人的現狀及美國的資本主義體制有了深刻全面的認識，開始獨立思考，與我在中國大學里接受到的氾濫的資本主義右派思想影響決裂。美國雖然是一個超級大國，但對絕大多數美國黑人來說，他們及他們的子孫永難翻身，除非打破資本主義體制。資本主義體制及人的收入決定了居民所居住的社區及學校之間的天壤之別，有錢的白人子女從小上的是昂貴的精英私立學校，貧窮的黑人從小只能上差的免費的公立學校，從幼兒園、小學一直到大學，黑人子女和白人子女就是沿着兩條不同的人生之路在走，“種族平等”當然只能成爲空話。（有人喜歡把奧巴馬拿出來當作“民族平等”的典型，可是奧巴馬的母親是白人、外婆是銀行家，奧巴馬從小被外婆外公帶大，從小學到大學上的都是昂貴的精英私立學校，其實就是在白人家族長大的混血兒。如果他的父母都是黑人，奧巴馬不可能成爲美國總統。）

美國社會似乎普遍接受了一種說法，認爲黑人懶和笨，所以他們就該有這種結局。但是在我接觸的幾個黑人學者里，我發現他們都非常勤奮、聰明、友善。大多數美國黑人的經濟狀況不好，他們的孩子從小就只能去差的學校，也難以受到好的教育，與有錢人家白人學生的差距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大學就越來越大了。中國、韓國等東亞國家移民父母有高度重視教育的儒家傳統，再節省也力所能及地確保子女能接受更好的教育，這種傳統代代相傳，確保了子女受過相當教育獲得一定的專業技能。但由於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華裔要獲得同樣的認可，往往要付出比白人多得多的努力，也面臨職業玻璃天花板的情況，很難進入高層。

美國以白人爲中心對其他族裔的種族歧視，只要深入地在美國生活幾年，一定會深有感觸。這是那些蜻蜓點水般地來美國旅遊或短期訪問的人們所不能體會的。那些說美國的種族問題不嚴重的人，只要來費城生活一年就能理解了。也可以說，正是在費城幾年的所見所聞，讓我從一位來美國前的親美小右派，徹底變成了討厭美國資本主義體制的批評者。

正因爲如此，每當美國批評中國所謂的“對藏族、維吾爾族不平等”時，想到美國黑人、印第安人、亞裔、拉美裔的遭遇，再聯想到中國對藏族同胞和維吾爾族同胞高考、計劃生育優先照顧等政策，而且漢族對藏族和維吾爾族同胞確實不存在種族歧視，就對美國白人的偽善感到反感。漢族的文化傳統一直以“仁”爲重，對少數民族歷來持懷柔政策，從沒有像美國這樣推

行英語爲各地學校唯一授課語言的殖民主義做法。相反，中國由政府經費支持的藏語、維吾爾語學校一直保留下來，藏族學生和維吾爾族學生都能修讀本民族語言課程，藏族同胞和維吾爾族同胞的語言與文化都能很好地保留下來。而美國的印第安人，早就因爲學校教育採用唯一英語教育給同化，沒有了自己的語言，想表達對白人的不滿，也只能用白人的英語了（從非

洲大陸販賣來的黑奴及今天的美國黑人也是如此，他們的語言及文化被割斷，令他們失去了文化根基，這也是美國黑人的文化困境）。

如果我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當美國批評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時，我一定會反問：你們是怎麼對待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廣大的印第安人、黑人和黑人人民誰還會說自己的語言？我們的藏族同胞、維吾爾族同胞誰不會本民族的語言？漢族不歧視藏族同胞和維吾爾族同胞，你們白人歧視黑人、印第安人、亞裔、拉美裔，是衆所周知的事實。在民族問題上，美國是最沒有資格批評中國的，相反，中國有資格做美國的導師。

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律师经验丰富，祝您事业马到功成

我们拥有超过50位律师的专业团队，能为您提供在商务、房地产、税务、知识产权及证券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服务。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唐永昶律师或徐佳佳律师。



唐永昶律师  
电话: 216-534-1317  
电子邮箱:  
jtang@bmdllc.com



徐佳佳律师  
电话: 330-253-9195  
电子邮箱:  
vjxu@bmdllc.com

BMD

BRENNAN, MANNA & DIAMOND  
ATTORNEYS & COUNSELORS AT LAW

地址: 75 East Market Street, Akron, Ohio 44308

网站: www.bmdllc.com